

金 屋 梦

封面题字：冯其庸

包封画：陈全胜

责任编辑：孙言诚 閔昭典 王鲁一

装帧设计：王悦玉

金瓶梅续书三种

（上、下册）

〔清〕丁耀亢 著

陆合星月 校点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54.75印张 16插页 1073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

ISBN 7—5333—0086—6

I·40 定价：24.00 元

识 语

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情生则文附焉，不论其藻与俚也。《西游》、《金瓶》、《水浒》，皆千载一遇之大文章也。《西游》语怪而证道，《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惩淫而炫情于色，此皆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为离经而畔道焉。是观其显不知其隐，见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蛾油自溺，鸩酒自毙，顾人之眼力浅深耳。

吾书至此，适得吾老友某君书，内一条云：“《金瓶》已阅毕，洵是杰作。前人谓《石头记》胎脱此书，亦非虚语，所不同者，一个写才子佳人，一个写奸夫淫妇，一个写一纨袴少年，一个写一市井小人耳。至于笔墨之佳，二者无可轩轻。人谓其淫，我却觉其无限凄凉。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正是愁人无处不抱悲观耳。写尽世态炎凉，可作一般利欲薰心者当头棒喝，其功不在佛经下也。”云云。吾阅此书，吾不觉抱悲观。恨吾一时无此如椽之笔，自著一说部如《红楼》、《水浒》、《金瓶》之文字，以餍阅者。

金屋梦识语

忽有书估携旧抄本说部求售，署名《金屋梦》，著者为梦笔生。全书共六十回，阅其文字虽雅俚不伦，然不屑屑于寻章摘句，效老生常谈。其描摹人物，莫不须眉毕现。间发议论，又别出蹊径，独抒胸臆，畅所欲言，大有曼倩笑傲、东坡怒骂之概。点染世态人情，悲欢离合，写来件件逼真，而不落寻常小说家窠臼。阅之不觉狂喜咋舌，真千载难遇之妙文也。急以重价购之，稍稍润色，以饷阅者。

凡 例

一、是编紧接《金瓶梅》一百回编起。本阴阳鬼神以为经，取声色货利以为纬。大而君臣家国，细而闺壺婢仆，兵火之离合，桑海之变迁，生死起灭，幻入风云，果因禅宗，寓言褒贬，而其旨一归之劝世。

一、唐人纪事则藻绮风云，元人说海则借谈神鬼，虽快麀谈，无裨风化。是编则假饮食男女讲阴阳之报复，因鄙夫邪妇推世运之变迁，涤淫秽而入莲界，拔贪欲以返清凉，不堕狐禅，不落俚障。

一、是编以漆园之幻想，阐乾竺之真宗；本曼倩之诙谐，为谈天之炙轂。齐烟九点，须弥一芥，元会恣其笔底，鬼神没于毫端。大海蜃楼，空中梵阁，为古今未有之奇书。可作语怪小说读，可作言情小说读，可作社会小说读，可作宗教小说读，可作历史小说读，可作哲理小说读，可作滑稽小说读，可作政治小说读。

一、小说以《水浒》、《西游》、《金瓶梅》三大奇书为宗，概不宜用之乎者也等句。近观时作，半有书吏活套，似失演义正体。是编一切不用，间有采用四六等句法仿唐人小说者，亦即时改入白话，不敢粉饰寒酸。

金屋梦凡例

一、小说类有诗词。《金瓶梅》名为词话，多用旧曲。今因题附以新词，较之他作颇多佳句，不至有腐俗鄙俚之病。

一、从来小说往往托兴才子佳人，缠绵烦絮，刺刺不休，耳目间久已尘腐。是编独构异样楼阁，别见玲珑，脱尽窠臼。

一、是编悲欢离合皆从世情上写来，件件逼真。间有一二点缀处，亦不过借为金针之度。字义庸浅，期于雅俗同喻，不敢以深文自饰，得罪大雅。

一、《金瓶梅》中年月故事或有不对者。如应伯爵已死，今言复生，“曾误传其死”一句点过。前言孝哥已十岁，今言七岁离散出家，无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不无小失也。客中并无前集，迫于时日，故或有小错，观者略之。

一、《金瓶梅》止于西门庆一家妇女酒色饮食言笑之事，是编附以朝廷君臣、忠佞贞淫、大奸大恶，如尺水兴波，寸山起雾，客多主少，别是一格。

金屋梦目录

- 第 一 回 生前造孽好色贪财
死后报应孤儿寡妇..... 1
- 第 二 回 欺主奴谋劫寡妇财
枉法贖胎累孤儿祸..... 12
- 第 三 回 贼杀贼来安先丧命
盗遇盗张大早伤身..... 23
- 第 四 回 来安妻出首贼贖
吴典恩拷逼主母..... 33
- 第 五 回 五岁儿难讨半文钱
一锭金连送四条命..... 42
- 第 六 回 望乡台西门庆思家
酆都城武大郎告状..... 53
- 第 七 回 奈河桥奸雄愁渡
枉死城淫鬼传情..... 62
- 第 八 回 沈富翁结贵埋金
袁指挥失魂救女..... 68
- 第 九 回 大发放业鬼轮回
造劫数奸臣伏法..... 74
- 第 十 回 梦金砖富翁得子
赐银瓶孽女归娼..... 81

金屋梦目录

- 第十一回 众女客林下结盟
刘学官雪中还债92
- 第十二回 陷中原徽钦北狩
屠清河子母流离101
- 第十三回 应伯爵掠卖孝哥
吴月娘穷逢秋菊108
- 第十四回 沈乞儿故园归梦
翟员外少女迷魂115
- 第十五回 给孤寺残米收贫
兀朮营盐船酬药126
- 第十六回 吴月娘千里寻儿
李娇儿邻舟逢旧133
- 第十七回 宋道君隔帐琵琶
张邦昌御床半臂143
- 第十八回 李银瓶梅花三弄
郑玉卿一箭双雕153
- 第十九回 宋宗泽单骑收东京
张邦昌伏法赴西市163
- 第二十回 翟云峰义送月娘
韩捣鬼路济玳安170
- 第二十一回 翟员外大撒买花钱
郑玉卿稳吃新红酒178
- 第二十二回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188
- 第二十三回 美偿美两场大棍
债还债一叶扁舟196

第二十四回	薄幸郎贴金易色 痴心妇丧命偿冤	207
第二十五回	淮安城月娘问渡 清江浦嫖妇同舟	219
第二十六回	蒋竹山官星妙药 苗员外卖富投诚	225
第二十七回	董玉娇明月一帆风 郑玉卿吹箫千里梦	234
第二十八回	瓜州渡樱桃死节 润州城郑子吹箫	244
第二十九回	汴河桥无心遇旧 法华庵有女伤春	252
第三十回	拉枯桩双姬夹攻 扮新郎二女同床	261
第三十一回	风雨夜淫女奔邻 琉璃灯书生避色	269
第三十二回	排善类重立党人碑 杀忠贤再失河南地	275
第三十三回	清河县李铭传信 齐王府银姐逢时	283
第三十四回	翟员外伸冤元帅府 李师师官配马头军	296
第三十五回	三教堂青楼成净土 百花姑白骨演重门	308
第三十六回	大觉寺淫女参禅 莲花经尼僧宣卷	318

金屋梦目录

- 第三十七回 演邪教女郎迷性
闹斋堂贫子逢妻 332
- 第三十八回 孔梅玉爱嫁金二官
黎金桂不认穷瘸婿 341
- 第三十九回 同床美二女炙香瘢
隔墙花三生争密约 351
- 第四十回 闷佳人空房遭鬼魅
软浪子借馆效鸾凤 360
- 第四十一回 刘瘸子告状开封府
金桂姐鬼魅葡萄架 366
- 第四十二回 郑爱香伤心烹鸡
应花子失目喂狗 373
- 第四十三回 母夜叉髡剪玉佳人
孙雪娥梦诉前生恨 387
- 第四十四回 木瓜郎语小莫破
石女儿道大难容 396
- 第四十五回 莲净度梅玉出家
瘸子听骷髏入道 403
- 第四十六回 沈花子魂认前身
王六儿老还旧债 416
- 第四十七回 湖心寺月娘祝发
伽蓝殿孝子迷途 425
- 第四十八回 典金环婢女逢夫
受丝鞭佛子纳妇 436
- 第四十九回 刘学官弃职归山
龙大师传丹入海 447

第五十回	苗员外括取扬州宝 蒋竹山遍选广陵花	461
第五十一回	韩世忠伏兵走兀朮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474
第五十二回	雪涧师破佛得珠 王杏庵捐家造寺	490
第五十三回	扬州城分刷苗员外 建康府箭射蒋竹山	497
第五十四回	鸳鸯帐新妇听经 锦屏女送夫赠衲	505
第五十五回	辽阳洪皓哭徽宗 天津秦桧别赵懒	514
第五十六回	走江口月娘认子 下南海孝子寻亲	528
第五十七回	面前母逐亲儿去 衣底珠寻旧主来	538
第五十八回	龙海珠还儿见母 金梅香尽色成空	546
第五十九回	玳员外建塔开金藏 空大师奉母上莲台	554
第六十回	三教同归感应天 普世尽成极乐地	565

第一回 生前造孽好色贪财 死后报应孤儿寡妇

金谷园中春草生，当年池馆一时平。
何来乳燕寻华屋，似有流莺唤画楹。
客散声歌明月下，兵残砾瓦野烟横。
秦宫汉阙皆成土，流水年年不住声。

芙蓉脂肉绿云鬟，泣雨伤春翠黛残。
歌管楼台人寂寂，山川龙战血漫漫。
千年别恨调琴懒，几许幽情欲话难。
回首旧游真似梦，寒潮惟带夕阳还。

话说《金瓶梅》一部小说，原是替世人说法，画出那贪色图财、纵欲丧身、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说这人生机巧心术，只为贪图财色猛上心来，就毒杀他人，奸娶他的美妇，暗得他的家私，好不利害。白手起家，倚财仗势，得官生子。食的是珍羞，穿的是锦绣，门客逢迎，婢妾歌舞，攀高接贵，交结权门，花园田宅，极尽一时之盛，也不过一场春梦，化作烈火烧身，不免促寿夭亡。富贵繁华，真是风灯石火，细

想起来，金银财物、妻妾田宅是带不去的，若是西门庆做个田舍翁，安分的良民，享着几亩的良田，守着一个老妻，随分度日，活到古稀善病而终，省了多少心机，享了多少安乐。只因众生妄想，结成世界，生下一点色身，就是蝇子见血，众蚁逐膻，见了财色二字，拚命亡身，活佛也劝不回头。没一个好汉跳得出阎罗之网，倒把这西门大官人像拜成师父一般。看到“翡翠轩”、“葡萄架”一折，就要动火。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楼台、花攒锦簇、歌舞淫奢，也就不顾那髓竭肾裂、油尽灯枯之病，反说是及时行乐。把那“寡妇哭新坟”、“春梅游故馆”一段冷落炎凉光景，看做平常，救不回那贪淫的色胆，纵欲的狂心。少年子弟买了一部，看到淫声邪语，助起兴来，只恨那胡僧药不得到手，照样做起。把这做书的一片苦心，变成拔舌地狱，真是一番罪案。我今为众生设法，就把这《金瓶梅》紧接一百回编起，使看书的人知道西门大官人不是好学的，借此引人献出良心，把那淫胆贪谋一场冰冷，使他如雪入洪炉，不点自化，岂不是讲哲学的机锋，说佛法的喝棒。闲话休题，且讲正传。

话说《金瓶梅》一百回终，内说西门庆死后生了孝哥，与吴月娘度日，家业凋零，群妾离散。金莲、春梅皆因好色，不得其死。过不得一二年，家人小厮逃的逃，十人中存不得一二个。生意买卖渐渐不能如前，折的折，竟一文也没得进门。检点家计，有如秋叶之落，又如春雪之消。不是动人嘲笑，就是惹人谈论。到了钦宗靖康十三年间，遇着金兵大入中原，把汴京围了，掳掠金银子女无算，讲了和盟回去。不

消一年，倾国又来。那时山东、河北地方俱是番兵，把周守备杀了，济南府破了。清河县地方去临清不远，富庶繁华，番兵土贼一齐而起。那些胆小的，早逃的逃，躲的躲，纷纷不绝。

玳安打探得知，只得报与吴月娘知道。吴月娘听得，直吓得如痴如呆，连话都说不出来：“欲待随众躲避，偌大的房屋家计却叫谁人看管？欲要守定不逃，又恐怕仓促中被金兵掳去，岂不出丑！我便拚着一死，又想这三四岁的儿子一旦也遭屠戮，便要绝了西门大官人之后，倒不如弃了家计，且留得母子性命，再作区处。”算计定了，便叫玳安将家中房屋该封的封，该锁的锁，且遮掩一时。又在家捱了一日，见信息越紧，人家逃躲的络绎不绝，便按纳不定。只得叫小玉抱着孝哥，玳安拿着盘缠并随身行李，相伴出门。

这吴月娘从来出门俱是乘轿，用双仆跟随，何曾自走一步？今见事急，只得步走。但走便走，终是不惯，见了人未免退退缩缩。才走得三五百步，刚转得一个弯，不提防一阵人乱哄哄冲将来，口里只说：“不好了，金兵已在后面了。”月娘吃了一惊，便顾不得好歹，只跟定小玉抱着孝哥，往前急走。及走得出城，心才放些。再回头看时，早不知玳安是在那里冲散，竟不见来了。欲待找寻，又不敢复入城中，若要等待，又怕撞着金兵。没奈何，只得随着众人，一步一步往前走去。

走了二三里路，忽遇见一个大寺。问人，说是永福寺。众人就有坐在寺门前歇息的，也有进寺去躲藏的。吴月娘此

第 一 回

时已走不动，只得也走进寺里来看看光景。说也奇怪，不期这永福寺的僧人盖造大殿时，西门大官人曾舍了五十两布施，时常送盒盘来走动，一向认得吴月娘，今日忽然见了，虽知大官人已死，却晓得吴月娘还是富室，不敢怠慢，只得殷勤款待，留他在一间净室里存身。吴月娘到了此时，便是受恩深重，喜出望外，也算得他乡遇故知了。

不料躲不得一二日，金兵到来信息一发紧了。这永福寺僧人虽说是个和尚，却身边有些积蓄，也怕有失，便顾不的吴月娘死活，竟趁着黑夜悄悄躲往远山破寺去了。到了次日，吴月娘起来，只见躲难妇人越发多了，这几个和尚早已形影不见。那寺外往来兵马，一日何止过去三五千！幸喜各去攻城，不入寺中搜觅。月娘躲便躲在寺里，只吓得胆惊心慌。小玉抱孝哥在怀中，见娘惊慌，也只是哭泣。躲了十余日，眼见得金兵抢过兗东一带地方，撤回汴梁大寨，围困京城去了。真是杀的这百姓尸山血海，倒街卧巷，不计其数。大凡行兵的法度，杀的人多了，俘掳不尽，将这死尸堆垛在一处，如山一般，谓之京观，夸他用兵有威震敌国之胆，这是古今行兵的通例。这金兵不知杀了几百万人民，筑成京观十余座而去。但见：

尸横血浸，鬼哭神号。云黯黯黑气迷天，不见星辰日月；风惨惨黄沙揭地，那辨南北东西。佳人红袖泣，尽归胡马抱琵琶；王子白衣行，潜向空山窜荆棘。觅子寻爷，猛回头肉分肠断；拖男领女，霎时节星散云飞。半夜里青磷火走，无头鬼自觅骷髅；白日间黑狗食人，

有嘴乌争衔肠肺。野村尽是蓬蒿，但闻鬼哭；空城全无鸡犬，不见烟生。

不止一日，那些逃难妇女和吴月娘，俱白日藏在佛座经柜底下，夜间在香积厨取些剩米，就佛前香点起火来，做些稀粥吃了。天未明，依旧又躲伏在黑暗里。后来金兵过尽，渐渐有人行走。那些妇女们各自回家，也有找觅儿女的，也有在死尸身旁找觅丈夫的，俱各去乞不题。止剩月娘领着小玉，抱着孝哥，不敢回城，指望遇着熟人问城里信息，才敢回去。到夜间，乌黑黑的一个大空寺只剩得他两个妇女一个孩子藏在里面，孤孤凄凄，好不苦恼。

那日正是七月七日，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夕，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生生世世愿为夫妇之辰，吴月娘和小玉藏在东廊尽头一间伽蓝殿座下，铺些干草，和衣而寝。恰有三更时候，只见月色沉阴，佛灯隐隐，远远听得野外好似鬼哭之声，啾啾唧唧来的渐近，吓的月娘忙推小玉，只是不醒。又见几个鸦鸟在殿脊鸱尾上叫一阵，嗽一阵，乱飞一阵。叫的月色无光，阴气逼人，好生害怕。吓的吴月娘呆了，不敢出声，凄凄惶惶，似睡非睡。隐隐见有一鬼，头戴长枷，腰缠铁索，像是西门庆；一鬼眉弯双月，项锁长绳，恹恹病瘦，娇态堪怜，像是李瓶儿；又有一鬼，披发遮面，血流满胸，像是潘金莲被人杀死时的光景；又有一鬼，浓妆粉面，裸体赤身，娇声宛转，双眉蹙蹙，像是春梅姐贪欲失阴而死的光景。忽然鸡叫一声，众鬼啾啾痛哭而去，不见踪影。月娘一觉醒来，惊的浑身都是冷汗。那时有四更天气，

第 一 回

万籁无声，一轮明月正照中天，月娘在睡梦中看得明明白白，真是奇怪。

不一时，孝哥醒了，忙叫小玉起来，坐到天明。早有那些逃难的百姓，来到寺中找寻妻子的。恰好玳安前日因被贼赶散，躲在王昭宣府家冰窖里，藏了几日不敢出来，因兵退了，各处寻觅不见，听得永福寺躲的妇女甚多，同众人一路寻来。遇见他妻子小玉和月娘母子，大家欢喜不尽。便商量回家，仍叫小玉抱着孝哥，走进城来。到得城中一看，好不惊恐。但见：

城门烧毁，垛口堆平。一堆堆白骨露尸骸，几处处朱门成灰烬。三街六巷，不见亲戚故旧往来；十室九空，那有鸡犬人烟灯火。庭堂倒，围屏何在！寝房烧，床榻无存。后花园下见人头，厨房灶前堆马粪。

月娘进得城来，四下观看，见那城郭非故，瓦砾堆满道旁，死尸半掩半露。到了自家门首，狮子街开当店的门面全不认得了。大门烧了，直至厅前厦檐廊下，剩了些破椅折桌，俱是烧去半截。走到仪门里上房门外，虽没烧坏，门窗已尽行拆去。厨房前，马粪有半尺深。月娘又惊又恻，正待放声大哭，却好作怪，只见一个老妈妈从他五娘潘金莲院子出来，蓬头垢面，身上又无布裙，倒把月娘吓了一跳。

你道是谁？原来乱后逃生的男妇，回来抢拾这大人家的金银财物无主家伙，多有以此起家的。月娘忙问道：“你是谁？”那老妈妈也不答应，只见他眼中垂泪，呜呜的哭将起来。月娘上前细看，才认的是老冯，原是西门庆家惯走的马泊